音樂的西流——從阿拉伯到歐洲

【日本】岸邊成雄 中國流行音樂研究小組 2017-05-11

中譯本序

譯者：郎櫻

18世紀以後，近代的西洋音樂在十二平均律和聲的基礎上獲得了飛躍的發展。這是伴隨著文藝覆興以來的人文主義與近代資本主義發展，藝術獲得自律性發展的一翼。可是東方音樂進入近代以後，在亞洲封建制度的桎梏，則長期處於停滯狀態，沒有獲得近代精神，因此，即使到了現代仍殘留著許多中世紀的東西。這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是，如果把中世紀的西洋音樂與東方音樂作個比較的話，就可以看出，它們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當歐洲在封建諸侯與羅馬教會的統治下度過黑暗的中世紀時，在東方，唐朝的極盛與阿拉伯的繁榮則並列於世，長安與巴格達作為世界上的兩大都城而閃爍著燦爛的光輝。從6世紀到9世紀的唐代音樂吸收了經由西域（中亞）傳入的印度音樂，作為宮廷貴族生活的精華而開放出絢麗的花朵。其光芒東照日本，形成了日本奈良平安朝的舞樂時代。另一方面，阿拉伯的音樂從6世紀到11世紀以東哈裏發（巴格達）與西哈裏發（科爾多瓦）為中心，統治了西亞與歐洲的一角。後來，其影響甚至波及印度、南洋和中國。說中世紀的東方音樂占優勢地位，並不溢美。

歐洲音樂所以能擺脫中世紀的黑暗，迎來近代的曙光，其原因之一就是受到阿拉伯音樂的影響。這點在以往的西洋音樂史論述中往往被忽略。這是由於對阿拉伯音樂，廣而言之，是對東方音樂關心不夠所致。現在，歐美音樂學者中的有良心之人對這點是很重視的。

歐美人對阿拉伯音樂的關心並不僅僅局限於中世紀的音樂。在現代音樂的形成過程中，阿拉伯音樂也是有貢獻的，現代音樂中的東方主義即是。走到盡頭，力圖開辟新路的現代音樂家們，從東方音樂中汲取異國情調，略加變化地運用到自己的作品中，這種情況甚多。但在法國就不僅限於此種程度了，西班牙血統的近代作曲家薩爾瓦多·達尼埃爾對於阿拉伯音樂的研究與德彪西以後現代和聲的產生不無關系。今後，如果比較音樂學獲得發展，非歐洲音樂的本質得以明確的話，那麽，阿拉伯音樂對現代音樂局面的打開，也許將有更大的貢獻。

如上所述，橫跨歐亞大陸的阿拉伯音樂，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代，都具有很大的意義。在世界音樂史上，具有如此巨大影響力的音樂，除阿拉伯音樂外，僅有中世紀的印度音樂與現代的歐洲音樂。印度音樂向東流，幾乎遍及東方全域。在中世紀，能具有如此之大的傳播力，實在令人驚異。近代的歐洲音樂是在世界性的資本主義與機械文明條件下向全世界傳播的，這在推行文化世界化的現代，是很自然的現象。阿拉伯音樂流傳的地域橫跨歐亞大陸，然而這種傳播並不是在現代如此方便的條件下進行的，它的影響力似乎有某種特異的原因。如果把阿拉伯音樂看作是憑借著精神力量與武力，在未進入近代社會的世界上旁若無人似的遊蕩的伊斯蘭音樂的話，也許就可以了解到這種特異力量的由來了。值得註意的是，阿拉伯音樂的傳播方法既不同於憑借宗教力量以和平方式傳播的中世紀印度音樂，又不同於憑借著產業資本力量作為商品輸送到世界各地的現代歐洲音樂。

現在，在東方有日本、中國、南洋、印度以及阿拉伯五大音樂系統，它們具有各自獨立的歷史和性格。而阿拉伯音樂的最大特異之點在於它與歐洲音樂的聯系，這是其他幾種音樂中所不具備的特點。阿拉伯音樂不僅對歐洲有影響，也從希臘學得很多東西，尤其是繼承了它的音樂科學性。這種科學性所形成的阿拉伯獨特和音體制也是值得特別加以記載的。

過去被認為聯系薄弱的西洋音樂與東方音樂，通過阿拉伯音樂而具有了密切的交流。這種事實不能不引起我們東方人的關心。這本小著就是從這點出發，以中世紀阿拉伯音樂與希臘音樂的關系以及近世阿拉伯音樂對西歐音樂的影響為中心，對於想了解，然而一直沒有機會了解阿拉伯音樂的日本人，講解一下阿拉伯音樂歷史的概況。為此目的有必要敘述一下阿拉伯音樂與歐洲音樂發生聯系以前的沿革。此外，阿拉伯音樂對於西方和東方的影響有很大的不同之點，這種差異是西方音樂得以興起、東方音樂未能興起的原因之一。為了了解這一點，有必要專設一章來簡單闡述一下阿拉伯音樂對東方音樂的影響。

在日本，對於東方音樂的研究漸漸擺脫了創始期，但是對於阿拉伯音樂卻幾乎沒有人去研究。與日本對中國、南洋、印度音樂的研究相比，對阿拉伯音樂的研究開始得最遲。已故的飯田忠純先生如果在世的話，也許能對此項工作有很大的推進，遺憾的是飯田先生去世後，沒有人再專門從事音樂學的研究。筆者是從研究中國音樂開始來研究東方音樂的，我最關心的是把整個東方音樂進行比較，了解它們之間的聯系，敘述一個統一的東方音樂史。為此目的，我在對東方各國音樂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除東亞以外，歐美音樂家對這方面的調查研究是有很大進展的。特別是關於阿拉伯音樂，在日本沒有什麽可利用的材料，不得不仰賴於西洋人的研究。如附錄所述，關於阿拉伯的史料文獻過去都是收藏在歐洲各圖書館，很少有印刷件，因此直接研究史料在日本是不大可能的。最近，古文獻（原文和譯文）漸漸開始出版，在日本也可能對原著進行研究了，盡管如此，由於筆者手頭僅有其中極少數的文獻，多數還要依靠西洋人的研究。

寧夏人民出版社

2015年9月

附：

《哈菲茲抒情詩選》

之十五

紅玫瑰含笑綻開，

夜鶯如醉如狂；

崇酒的蘇菲啊，

歡呼這縱飲的時光！

你的懺悔的基礎，

縱如堅硬的巖石一般；

請看這奇妙的酒杯，

竟也能碎成兩半！

美酒獻給王宮的衛兵，

美酒也獻給蘇丹；

都來把這佳宴飽嘗，

不管是清醒者，還是醉漢。

在這並非永存的世界上，

死亡對誰都在所難免；

不管你榮華富貴，

還是貧窮卑賤。

不經過艱難的歷程，

誰能到達歡樂的終點；

從那洪荒年代以來，

人註定要承受苦難。

莫為“有”和“無”，

去折磨你的心；

歡樂吧，人世一切現有的完美，

終將消失殆盡。

阿薩夫的威嚴壯麗，

疾風的駿馬，悅耳的鳥語——

這一切已不見了蹤影，

主宰他們的大臣也已死去。

你的羽毛箭呵，

切莫把目標偏離；

箭頭離弦淩空而去，

最終終要飄落在地。

哈菲茲，你那吐撒珍珠的筆，

如何向你表達感激之情——

當人們都唱起你的歌，

把你的情詩朗誦？

沙姆思·奧丁·穆罕默德·哈菲茲（1320-1389）

十四世紀伊朗最著名的詩人，

在伊朗文學史上，

被譽為加宰裏（一種抒情詩體）大師，

是伊朗人民十分喜愛的古典詩人之一。